



月夜

如洋

中秋的晚上，我和平常一樣，天黑已後，寫完日記，又讀了幾頁書，便關電燈收拾入睡了。

約莫過了一刻的工夫，秋風悄悄地掀開了我的帳幔，輕輕地把我從思鄉夢中喚醒。我揉了揉惺忪的眼，翻轉身，望見玉盤似的月亮，正站在小窗前向我點頭微笑；又好像嫵媚地對我說：『喂！人生幾見月當頭？莫要辜負良宵！』我才猛地想起：今晚原來是今年度的第二個中秋佳節。

我披衣坐起，輕輕地打開小窗，讓已涼的秋風吹拂我悵鬱的胸口，讓皎潔的清輝照在我布滿了風塵的臉上。我不願打開電燈，深怕它破壞了月夜幽靜的氛圍。

我愛月夜，尤愛中秋的月夜；不僅覺得『月到中秋分外明』，更感到別有一番情味。在童年隨着歲月消逝的影子裡，也只有沉靜的月夜裡，才能够再見到自己——多少個明月之夜，我幸福地躺在母親懷裡，靜靜地聽着母親講述嫦娥奔月的故事，及牛郎和織女的羅曼史；多少個淘氣的日子，我說

着夢囈般的雅語，告訴母親：我要飛上去，採天邊的白雲，給祖母做禮佛的拜墊；我要摘晴空最亮的星星，編織成美麗的花冠，帶在大表姐的秀髮上，她會更美麗。……大表姐聽了我的話，感激地上前吻我；祖母一面念着『阿彌陀佛』，一面誇獎我：『這孩子是具有善根的！』母親用溫暖的手掌撫摩着我的柔髮，充滿了慈愛的雙眼，注視着我天真的小臉，滿意地笑了——這是我所見到的，最真、最善、最美、也最慈愛的一種微笑，它永遠滋潤着我的心靈。

母親笑着問我：『慧兒，你開了這麼多空頭支票，幾時才會飛呢？』我偏着頭想了想，馬上回答：『小白鶴只要母親撫養二十天就會飛了，我想，我最多再過一個星期。』這句話一出口，惹得大家全都笑了，我也莫名其妙張着小嘴笑了。在輕鬆愉快的笑聲中，我又繼續追逐第二個美夢。……

兒時我和一般的孩子一樣，除了愛做美麗多彩的夢外，尤愛過年過節。每屆金風送爽，玉粟飄香的日子，我總是拉着大人的衣襟殷殷詢問：『幾時是中秋節？什麼時候才吃月餅呀？』那種期待的心情，簡直比今天盼望反攻大陸還要急切些！

可惜無憂無慮的童年太短促了，像一顆流星在天邊一閃，轉眼間便只剩下微弱的餘輝，繚繞在惆悵的回憶裡。

現實生活和書本，啓開了知識的大門，漸漸地我懂得了幸福和愛情，同時也領略了痛苦和煩惱；無情的戰火，更給我帶來了家破人亡的慘劇！

記得第一個在逃亡中的中秋節，是在三十六年。那時家鄉陷落，倉皇走出的只有強健的爺兒幾個，家眷全部陷在匪區！那年的秋，似乎降臨得特別早，農曆七月剛過，便覺得遍地布滿了蕭條景象。我們爺兒幾個，瑟縮在一間破敝的茅屋裡，誰也不敢抬頭看誰一眼，儘管滿腹心事，誰也不願多說一句話，此情此景，至今憶及，猶令我心驚膽怕！中秋節的晚上，好心的房東太太邀我們一塊賞月；她的原意是想使我們藉此消愁，誰能想到，因此却引起了流浪者更多的感傷？

同年的舊曆年，景況更慘？我們因長期流亡，經濟不支，便開始自謀生活，父子兄弟分離得東的東，西的西。那時我以一個從未離開母親懷抱的孩子，獨自住在距家千

里的犬江南岸，本來就够悽慘的了；同時又在除夕的晚上，接到母親病重的來信，你想：這又怎是一個『不知愁滋味』的孩子所能忍受得了的！

所以我對年節一向具有特別的敏感，因為它給過我無比的快樂，也給過我無法忍受的痛苦！

飄泊，流浪！流浪，飄泊！從我記事起，足足有一半的日子在飄泊流浪中度過的！

目前衣食問題雖然勉可解決，但心情却始終是沉重的。這也許是他鄉遊子們的通病吧？幾年來，除了為衣食奔走外，可說不是愁中即病中，根本就無心於過年過節；雖然有時也勉強隨俗應景一番，不僅毫無樂趣，反而會引起無限的感傷！每一念及破碎的家園，與風燭殘年的父母，不僅『每逢佳節倍思親』，更覺得『過節有如歷劫』之感！……

時光易逝，轉瞬之間來臺已經八年了，人生又有幾個八年呢？但願明年今天，月圓人也圓；讓我們這些害着沉重思鄉病的遊子們，奏着勝利的凱歌，回到久別的故園，陪着親後的家人共賞秋月！
四十六年國慶前夕寫于客中逆旅

滿江紅

吳聯魁

芸芸衆生，休辜負人間一走。應未忘，四大假合，已非我有。龜年彭壽隙中駒，在再年華不長久。古往今，多少衆英豪，今何有。勿躊躇，吾道友，勿留戀，堪忍土。速往極樂邦，了生脫死，萬緣放下彌陀念，苦海沉淪爾知否？快跨上，救生般若船，離苦愛。